

陸侃如馮沅君合集

第叁卷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教育出版社

第叁卷

中国文学史简编 中国文学史简编（修订本） 中国古典文学简史

陆侃如 冯沅君 著

陆侃如冯沅君合集

陆侃如 著译
冯沅君
袁世硕 张可礼
主编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陆侃如冯沅君合集. 第3卷, 中国文学史简编 中国文学史简编(修订本)
中国古典文学简史/陆侃如, 冯沅君著; 袁世硕, 张可礼主编.

—合肥: 安徽教育出版社, 2011. 8

ISBN 978-7-5336-5458-0

I. ①陆… II. ①陆…②冯…③袁…④张… III. ①文学史-中国
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57536 号



一九二七年五月于上海，陆佩如与冯沅君订婚照



一九二九年一月于上海，陆侃如与冯沅君结婚照

序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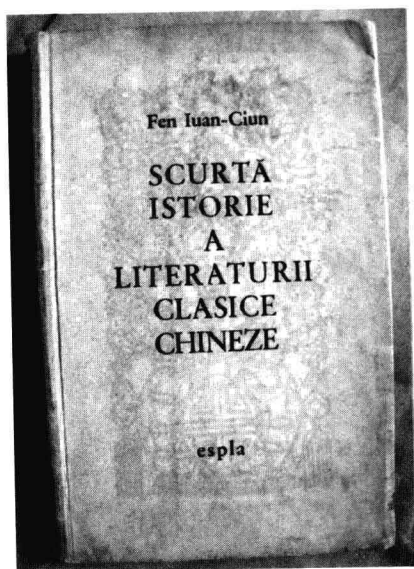
這部中國文學史簡編是我和沈君這幾年來在中法大學、中國公學、安徽大學、師範大學、北京大學等處講授中國文學史時的講義。全書計分上下兩編，每編分十講，共二十講，約十萬字。大體說來，上編是我寫的，下編是沈君寫的；但上編中有一部分是沈君寫的，下編中也有一部分是我寫的。

因為是講義稿，所以本書同一般著述略有不同：一、為講授便利計，各講分量須相等，故同一題材有分為兩講或三講的。二、為節省篇幅計，全書舉例僅書某文某詩的標題而不引其原文（只有第一講插入卜辭及金文二照片，因坊間不易購得原書故）。三、為初學明瞭計，對各問題只說個較可靠的結論，而不去詳加考證（講授時可另加說明）。我們所抱歉的是，書中未能依新的方法來寫，材料方面也多缺陷，重違大江書局百料文庫之約，大膽的把牠出版。種種不滿意處，只好留待將來補正，雖然我現在「改訂」不消文學了。

陸侃如記於巴黎 Fontaine 路八號。一九三五年，八月二十八日。



《中国文学史简编(修订本)》，
陆侃如与冯沅君合著，作家出
版社一九五七年版



《中国古典文学简史》(罗马
尼亚文版)，冯沅君著，外文
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

—— 目 录 ——

中国文学史简编 / 001

中国文学史简编(修订本) / 141

中国古典文学简史 / 433

第 叁 卷

中国文学史简编





目 录

序例	004
----------	-----

上 编

第一讲 中国文学的起源	005
第二讲 古民族的文学(上)	010
第三讲 古民族的文学(中)	018
第四讲 古民族的文学(下)	025
第五讲 乐府古辞	030
第六讲 三国六朝的诗	036
第七讲 唐代的诗	044
第八讲 散文的进展(上)	054
第九讲 散文的进展(下)	060
第十讲 戏剧小说的雏形	068

下 编

第十一讲 中国文学的新局面(上)	076
第十二讲 中国文学的新局面(下)	084
第十三讲 宋代的词	088
第十四讲 元明散曲	096
第十五讲 元明杂剧	106
第十六讲 明清传奇	114
第十七讲 明清平话	122
第十八讲 明清章回小说	125
第十九讲 近代的散文	130
第二十讲 文学与革命	136

序 例

这部中国文学史简编是我和沅君这几年来在中法大学、中国公学、安徽大学、师范大学、北京大学等处讲授中国文学史时的讲义。全书计分上下两编，每编分十讲，共二十讲，约十万字。大体说来，上编是我写的，下编是沅君写的；但上编中有一部分是沅君写的，下编中也有一部分是我写的。

因为是讲义稿，所以本书同一般著述略有不同：一、为讲授便利计，各讲分量须相等，故同一题材有分为两讲或三讲的；二、节省篇幅计，全书举例仅书某文某诗的标题而不引其原文（只有第一讲插卜辞及金文二照片，因坊间不易购得原书故）；三、为初学明了计，对各问题只说个较可靠的结论，而不去详加考证（讲授时可另加说明）。

我们所抱歉的是，书中未能依新的方法来写，材料方面也多缺陷。重违大江书铺《百科文库》之约，大胆地把它出版。种种不满意处，只好留待将来补正，虽然我现在“改行”不治文学了。

陆侃如记于巴黎 Toullier 路八号。

时一九三五年，八月，二十八日



上 编

第一讲 中国文学的起源

中国文学的起源是不容易讲的。一因真的材料太少，二因伪的材料太多。我们现在先把伪的材料加以辨明，其次再从真的材料中试探一下中国原始作品的情状。

伪作的辨明，分散文韵文两部分。古代的散文，严可均辑的很多。如伏羲的“教”、神农的“占”之类。这些单篇的古散文，其伪托是不待细论的。单篇以外，整部的书也不少，如三皇的《三坟》、黄帝的《阴符》之类。但是这些书的不可信，也是人所共知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只选两部为一般人所共信的书来作一番简单的说明。

一是今文的《虞》、《夏》、《尚书》。《尚书》在时期上分虞、夏、商、周四代，在来源上分古文今文两种。古文的《虞》、《夏》、《商》、《周书》之伪，早经从前学者证明，无庸赘论。今文的《虞》、《夏》、《商》、《周书》，近人也颇有怀疑的。今文《周书》是否全伪？抑尚有一部分是真作？这是个不易解决的问题，我也颇有怀疑，我们留待后文讨论。至于今文《虞》、《夏》、《商书》之伪，则似不成问题。今分别说明于后：

(1)《虞书》——今文《虞书》共《尧典》(包括《舜典》)及《皋陶谟》(包括《益稷》)两篇。这两篇称“谟”称“典”，且开端都说“曰若稽古”，显然是后人的口吻。《尧典》疑点尤多，其重要者为：一、卜

辞只有“十三月”而无“闰”字，此篇何得有“以闰月定四时成岁”之句（马衡说）？二、近代考古学者证明商代器具尚多石制，尧时何得有“金作赎刑”之事（梁启超说）？三、“蛮夷猾夏”乃春秋时的成语，且以“夏”指中原须夏代以后方可（康有为说）。四、“宅南交”之南交即象郡，秦以后始与中原交通（顾颉刚说）。而且《皋陶谟》之生前称帝，也与卜辞金文之生前称王不合（余永梁说）。故我们据不能拿它们来讲古代散文。

（2）《夏书》——今文《夏书》共《禹贡》及《甘誓》两篇。《禹贡》的重要疑点为：一、“厥贡璆铁银镂鬻磬”一句中的“铁”、“镂”等字，非夏时所能有（丁文江说）。二、篇中又有“荆及衡阳惟荆州”之句，其实则春秋时楚地尚不过洞庭。三、西蜀在秦惠王时尚是“戎狄之长”，禹时何得有“华阳黑水惟梁州”之文？总之，禹治水的传说既不可信，而九州之分更是后代的拟议。此篇建立在这两点上，当然是不可靠。《甘誓》则有“六卿”及“五行”，其文句又与《牧誓》雷同，所以也不可信。

（3）《商书》——今文《商书》篇数较多，我们不能在此详论，然其不可信则很明显。例如第一篇《汤誓》，文句与《牧誓》一样，当与《甘誓》同为伪作。又如一般人所最相信的《盘庚》，第一句即说“盘庚迁于殷”；但我们知道卜辞是称商不称殷的，故可知其伪托。余如《西伯戡黎》与《微子》也都有“殷”字，可类推。

由此可知，我们若据这几篇来讲散文的起源，便是“非愚即诬”了。

二是《山海经》。此书共十八篇，相传为禹益所作，相信的人颇多，而一般辨伪的人也不大注意它。据我们研究的结果，知道它是三个时期陆续凑成的。今分别说明于后：

（1）《山经》五篇——是战国时作的。最重要的证据有二：一、篇中言“铁”之处极多，而铁器之盛行实始于晚周。二、篇中又言及“郡县”，这也不是春秋以前所能有的。



(2)《海外内经》各四篇——是西汉时作的。最重要的证据有二：一、篇中有“文王”及“夏后启”字样，决非禹益作。二、篇中多西汉地名如“朝阳”、“彭泽”之类。

(3)《大荒经》四篇与《海内经》一篇——是东汉以后作的。最重要的证据有二：一、篇中有汉代地名如“长沙、零陵”之类。二、《汉志》著录只十三篇，显然未见这末五篇。虽然此书非一时所作，然决不能代表夏代散文却是很明显的。

其次，我们讨论古代的韵文。冯惟讷《诗纪》所辑的“古逸”，篇数很多。但周代以前的几篇，如尧的《神人畅》、舜的《南风歌》、禹的《襄陵操》、汤的《桑林辞》之类，可说全系伪作；或因所据的书不可信，或因有模仿周诗的痕迹，或因诗中的史迹非周代以前所有，故均不可信。现在我们所要特别提出来讲一讲的，是《诗经》中的《商颂》。《毛序》认为商诗，一般人信此者甚多，实属大误。其较重要的伪证有五：

(1)《国语·鲁语》及《史记·宋世家》均认《商颂》为宋国的乐章（约当戴公或襄公时，正考父是“校”者或“作”者），与《毛序》不合。

(2)《商颂》的字句如“自古”、“在昔”、“先民”、“汤孙”之类，不像商人祭近祖的口吻，倒像宋人祭远祖的语气（魏源说）。

(3)《商颂》有景山伐木以造宗庙之事。景山在宋都商丘附近，而距商都殷墟朝歌则甚远，可见所咏者乃宋庙而非商庙（王国维说）。

(4)卜辞称商不称殷，《商颂》则殷商错出；卜辞称汤为太乙，《商颂》则称为烈祖或武王。这些歧异是很可疑的（王国维说）。

(5)《商颂》字句与周诗雷同者很多，如“昭假迟迟”、“有截其所”、“时靡有争”、“约軼错衡”等是（王国维说）。

所以《商颂》实为宋诗而非商诗。我们并且可以大胆的说，一切周以前的韵文都是可疑的。

以上我们把伪的材料辨明了,下文便要据真的材料来推测文学起源的情形。我们推测的根据有二:一是卜辞,一是金文。

卜辞乃是商人在龟甲兽骨上所刻的贞卜文辞。当清末光绪二十四五年(西历一八九八——一八九九年)间,河南彰德西北小屯的农民,在种田时无意中发掘了许多甲骨。经刘鹗、孙诒让、王国维、罗振玉诸人的收藏与研究,甲骨出土愈多,而甲骨上所刻的卜辞在学术上的贡献亦愈大。他们考定这些卜辞的时代大约是从盘庚至帝乙。盘庚相传在西历纪元前一四〇一年即位。帝乙相传在前一一五五年前去位。古代文学既多伪作,我们要据卜辞来考察这二三百年来有无文学的真的痕迹。这一方面,我们分两项去说明:

一是卜辞与诗歌的关系。诗歌是怎样发生的? 华夏(Bucher)在《劳动与韵律》里说,最初的诗歌是与劳动和音乐紧合着的。布哈林(Bukharin)在《历史唯物论》里也说,舞蹈音乐与诗歌是艺术最古的形态,三样是溶合在一起的。卜辞中虽无诗字,然多乐字与舞字。乐字作“𪛗”。罗振玉说:“从丝附木上,琴瑟之象也,或增𪛗以象调弦之器。”此外乐器尚有“鼓”、“磬”、“言”、“𪛗”、“𪛗”等,由此可见商乐已很精工了。舞字作“𪛗”。王襄说:“象人两手执鼉尾而舞之形,为舞之初字。”他处言舞者尚多,可证商舞是很兴盛的。这二三百年来既然舞盛而乐精,定有许多舞歌和乐章的,可惜现在都失传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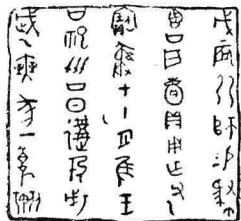


二是卜辞与散文的关系。卜辞虽可藉以考出当时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一切状况,然它本身并无文学的意味是很显然的。而且每段的字句极短,更不能作研究作风的材料。不过其中也偶有较长的,未尝不可当作原始的散文看。例如:

见《殷虚书契精华》第二页，记土方与囫方侵伐商人之事，实为原始的叙事散文之一例。

其次，我们研究金文。金文是金属器物上的文字。商为新石器时代的末期，金石并用；虽然前人所著录的商代铜器多不可靠。然未尝不有少数真品。例如《殷文存》里的《戊辰彝》：

这里记日（戊辰）在记月（“在十月”）之前，而记年（“惟王二十祀”）则在最后，与卜辞文法相同。以戊辰日祭妣戊，又称“鲁日”，亦与商制相合。这是可信的。余如薛尚功所收“乙酉父丁彝”、“己酉戊命彝”、“兄癸彝”等，吴式芬所收“觶尊”、



“王宜人觶”等，也还可信（马衡说）。我们拿这些铜器上的文句来和上文所引较长的卜辞合看，便可明了中国散文起源的状况了。

至此，我们已经知道：一、现存周以前的散文如《虞书》之类皆伪；二、现存周以前的韵文如《商颂》之类亦伪；三、从殷虚卜辞所记舞与乐的情形知道那时必有许多已佚了的歌辞；四、从商末金文及较长的卜辞知道原始的叙事散文业已产生。下文我们便要研究商以后的几个古民族的文学。